

滇
繫

滇繫書目

昆明縣文教
科移交圖書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十八冊

孫樵

唐人字可之

書田將軍邊事

虞集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王奎

自銘并撰韓宜可銘

張縉

弔王翰林文

王鏊

明大學士蘇州人

雲南省城廟學記

唐順之

明副都御史武進人

答李中溪御史書

歸有光

明太僕寺丞嘉定人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王世貞

明刑部尚書太倉人

箬溪顧公墓誌銘

徐渭

明諸生山陰人

雲南武錄序

黃洪憲

明學士嘉興人

中丞蕭公神道碑銘

程嘉燧

明布衣嘉定人

送上黨楊侯入覲序

金聲

明御史休甯人

太律序

黃向堅 布衣蘇州人

尋親紀程

黃宗義 布衣餘姚人

書錢美恭尋親事

李良年 布衣嘉興人

送兄之滇南序

楊名時

靖誠合唱和詩序 曾氏族譜序 游氏山莊記

張大受 蘇州人康熙己丑進士官檢討

大定州學記 畢節縣奎文閣記

沈德潛

蘇州人乾隆己未進士禮部尚書

鈕半村滇中詩序

袁枚

彭司馬小傳

李果

蘇州人布衣

大理石屏記 游支硎中峯記

鄭虎文

嘉興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贊善

徐公政蹟碑記

朱仕琇

建甯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庶常

送傅少尹序

陳道

新城人乾隆戊辰進士

送傅京兆歸雲南序

張玉樹

武功人乾隆辛巳進士臨安府知府

劉節婦墓表

張葆光

滁州人歲貢生

大樹堂詩序

王豫

丹徒人監生

書泛舟吟後

劉

開

桐城人秀才

二餘堂詩稿序

孫

琪

華容人監生

天愚集序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爲邊城逼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二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逼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環五蜀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文粹作接步且戰且進蜀遇鬪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蟲皆折刃失集作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

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
爲之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
俾由蜀而貢又擇其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
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
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能大
入成都門其三門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今文粹集本盡削其三門三字而云大入成都門乃不成語賴英華可證其非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
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
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

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

集作戰非

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

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啟之

以幸非常

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有編民李權者遣子齎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戍按獲之按問得實棄市後

或有睡其所爲者

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

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

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

固已呀然汗而况厯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鬪邪加以

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餉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

文粹作疎

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

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

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

得

集作能

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

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餽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

集有胥字

無怨於將軍則如之

何

四字集作何如

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文亦雄傑可愛唐之蠻無異今之緬也今之滇無異唐之蜀也自投誠後定以十年一貢于都會要害之處絕不任其羈戀待之可謂得其道矣○緬酋原爲莽氏乾隆間失于甕借牙傳孟絡孟駁孟隕查孟與蒙韻本相聯豈卽蒙氏之裔歟鄭賈嗣殺蒙氏八百餘人其存者遁之邊境亦未可知聞煽動時有欲來大理祭冢之語則予此說似非無徵也通使翁君得勝曾官游戎予分鐸劍川日翁爲鶴麗鎮都閫與予相善恨不以此一叩之戊辰驚蟄日記

虞集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摠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於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卽而臨定焉

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
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
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
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
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
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
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
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
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

歲月先後多寡爲差次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考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闕而聞焉亦未暇於詢考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刀筆吏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辱吾子方也邪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才也遠險之國玩于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盼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

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設施悚然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歌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是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之深導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